

老爺叔作為在香港生活31年的上海人，來說幾句。

上海人一相認爲上海是中國一等城市，上海人是中國一等公民。香港人也認爲自己是中國一等城市的一等公民。

上海人和香港人的心態，自傲中隱藏着自卑，自大中掩飾着自私，這種中國市民心態，是很值得相互比較、相互對話，然後反省反思的。我既是上海人，又是香港人，無論上海人責怪香港人，還是香港人批評上海人，我都兩面不討好，里外不是人。

所以，在上海人弄堂里，我以香港人身份來說幾句，應該有點意義。打句官話，供大家參考。

### 上海人在香港（一）

上海和香港，都是我故鄉。

故鄉觀念是中國人特殊的傳統文化，西方人不講祖籍，只講出生地。其實我們大多數都不是祖籍上海，正如周立波說的三代前都不是上海人。我爺爺就是二十世紀初從浙江鄉下來上海打工的農民工，到四十年代他的企業在上海紡織業排第六，所以我們不應該看不起外地人。

當然如果有北京人在上海讀書工作卻看不起上海，不願學上海話，那是畜生，應該請他回老家。

我爺爺從農民工變成了私營企業家，弄得我生出來就是黑五類，19歲就被迫離開上海支邊去新疆農場，文革又說我是美蔣特務，戴反革命帽子監督勞動了15年，幸虧東方紅、太陽昇、中國出了個鄧爺爺，我才再生雙翅展翼飛，清風兩袖出國門。

1980年底，我口袋里放着工作十多年全部積蓄換得的1500港幣，踏上神秘而萬惡的香港，那時上海還在“兩個凡是”，深圳還是一片農田。七八十年代，大陸人在香港確實低人一等。當時每年有超過三十萬人，主要是廣東農民，偷渡到香港。可以想象這些貧困農民到了香港是什么樣子。

當時有部電視劇，里面有個角色是大陸來港新移民叫“阿燦”，又土又蠢，出盡洋相，但是心地善良，最後得到大家喜愛。另一部電影《省港旗兵》說文革時廣州“紅旗兵團”造反派在香港作案，這兩部影視是當時香港人觀念的總結，所以見大陸人，好點叫你“阿燦”，惡點叫你“大圈仔”。

九十年代前，說普通話不但人家聽不懂，而且會招致極度鄙視，所以我三個月就廣東話琅琅上口。直到97回歸之後，尤其開放自由行之後，滿街大陸遊客，香港人再不敢得罪大陸人，店員必須學會普通話。

近十年更是巴結大陸到了我看不入眼的程度，在電視傳媒上，一直對上海讚不絕口，把上海看作香港需要急起直追的目標，乃至特首出來說，上海在司法制度、城市管理等軟件建設上和香港還有相當距離，叫香港人安心。

所以三胡老弟說的現象絕對不是主流。

### 上海人在香港（二）

我到香港時，文革剛剛結束，香港一般人對大陸非常隔膜，我剛到香港時，不懂廣東話，又沒文憑，第一份工只能在倉庫當搬運工。

和當地工人說起上山下鄉，他們說：“既然農場那麼苦，你為什麼要去呢？”我說不是自願，只是有一條出路，他們無論如何不理解：“你不去政府能把你怎樣了？”我才知道真是兩個世界。

和我一起的工人大多小學或初中畢業，當時香港的教育完全是英國式的，初中一開始，除了中文課，所有其他課程全部是英語教學，當時法律規定，出生在香港就是英國國籍，所以青年工人對我講：“我們是英國人，中國的事情不關我們事。”很多人從來沒有到過大陸，根本不瞭解大陸。

我在大陸受了三十年階級教育，見到香港富人住半山別墅，開歐洲跑車，而工人住的是廉租屋，月薪不足一千（八十年代初），感慨說真是不公平。但香港工人卻說：“話不能那麼講，當老闆很辛苦，你看我們下班了，他們還在公司，他們讀書好在外國留學，我們讀書少，當工人不用化腦子，政府給便宜房子住，夠生活就滿足了。”

我發現香港工人完全不像大陸階級鬥爭說的那樣，那次對話給我教育很大。

電視訪問李嘉誠，結束時記者說“李先生，我可不可以看看您的手錶？”

李嘉誠挽起袖子，是一只價值1200港幣的日本“精工”，不是百萬名表。這是給我又一次教育。

## 求 聘

護理嬰幼兒 照顧產婦

家政服務 多年經驗

需求者請

電話聯繫

440-447-0543



什么叫香港人？你沒在香港生活十年以上，你不可能知道。

### 上海人在香港（三）

我在香港第一個家只有一間7平方米，那是19樓一套100平方的房子，包租婆自己是二房東，把房子隔成七間，自己住一間，六間出租，每間收幾百元。

靠里面沒窗的房間租四至六百元，我租的有個小窗，窗外是和另一幢樓房之間的夾弄，白天要開燈，冬天要開風扇，月租800元，當時我工資1200元，中飯都是一個麵包。

十個人共用廚房浴室。我洗澡時才發現浴室原來隔成上下兩間，四周牆角用木柱撐起一層木板，上面是一間只有一米高空間的小閣樓，在外面開一個洞爬進去睡覺。

里面住的也是一個上海人，一個我此生見過最漂亮的女孩，Mandy施小姐，她終於無法忍受在別人上廁所的聲音伴隨入睡，住了一個月就搬走了。

真的，她是我見過最漂亮的女孩。

一年後，我妻兒從上海出來，我們搬到一間12平方，再過兩年，搬到20平方，再過三年，買了第一套房子，建築面積50平方，50萬港幣，再過15年買了第二套120平方，380萬，現在漲到650萬，第一套收租每月12000元。

目前香港的新房子樓價，從最便宜的約每平方米5萬，到較高級的每平方米20-30萬，更高的也有。

我和妻兩人的收入從1981年的每年3萬港幣，到現在每年約300萬，兒子在美國20年了。但我們不能退休，哪天我們停止工作，就坐吃山空，我計算過，如果我現在退休，要能不降低生活水平活到90歲，需要800萬儲備。

這就是香港人的生活。

必須說清楚的是，我的爸爸不是李剛。

### 上海人在香港（四）

據政府統計，香港700多萬人口，約一半有自己房產，另一半住在政府公屋。

政府規定一個低收入線，第一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（即在香港住滿七年），第二收入在該線之下才能申請。

香港政府每年拍賣土地給地產商，造私人樓宇，政府所得的資金用于造公屋，這個機制其實是富人出錢給窮人造房子。

請問，中國政府賣地的收入哪里去了，向百姓交代過嗎？

我非常不解的是，香港新加坡都是華人地方，那裡房屋政策的成就是世界知名的，為什麼內地政府就是不“借鑒”？從沒見過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鼓勵全民購房的。美國百分之七十是租房，香港新加坡最高也只有百分之五十，在中國，連大學生都要買房子，真是世界奇迹，連和尚尼姑都要買房子，玉皇大帝要叫救命了。

在香港，任何拆遷都必需原業主同意，經過雙方討價還價。我一朋友住在一幢60多年的舊樓，地段在銅鑼灣鬧市，有地產商要收購拆建，提出每平方米10萬元，居民要求12萬，至今僵持不下。（地產商清拆新建後每平方起碼賣30萬以上）

香港政府無權遷拆任何私人產業，爲了一些公共設施的建設，譬如中國高鐵網延伸到香港，政府要收購幾塊農田，結果引起嚴重衝突，雙方討價還價半年多，最近才獲得同意，同時環保組織提出鐵路造成各種污染，結果香港政府決定把高鐵造在地下，因此香港境內三十多公里高鐵造價達600億，高得嚇死人。

到底上海模式還是香港模式好呢？見仁見智。

大約十年前，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第一次到上海，記者問她對上海的觀感，她讚不絕口，記者問：如果你選擇，你願意住在上海還是台北，這下激怒了這頭台灣民主獅子，她說：“我絕對不會住在上海，爲什麼？上海可以一個命令把幾十萬人口遷移到另一個地方，事先沒有任何諮詢討論，根本不顧居民的意願，完全剝奪居民權益，一切由政府和地產商說了算。在世界任何一個民主地方，政府沒有這樣的絕對權力，這說明上海是一個xx的地方，所以我寧可住在落後地區，我認爲自由比地鐵高樓更重要。”

龍大炮的回答，印證了五十年前梁思成在北京改建時的意見，保留歷史名城，在古城外另建行政首都，這才是文明的做法，巴黎就是如此。但是毛主席說了，幾年後從天安門城樓一眼望去都是煙囪，結果北京最美麗的牌樓拆了，六百年的城牆拆了……直到今天，全中國不是還在把拆遷進行到底嗎？包括我們上海，多少歷史建築，多少文化遺迹，多少上海人的集體記憶，多少海派文化的載體，已經永遠的失去了，任何一個心里有點文化底蘊的人，都會感到心痛，難道發展和文化是對立的？難道現代化的和保存傳統勢不兩立嗎？

### 上海人在香港（五）

在香港才一年的時候，突發腎炎，親戚把

我送到醫院急診，拍片打針弄了大半天，回家時突然想起根本沒有付錢，親戚說“付什么錢？”

原來香港公家醫院是完全免費的，八十年代末新規定非香港居民要收費，每次大約一千元左右，但港人只付50元，包括任何醫療費用。85年我親戚住院開腦瘤，住院10天，再住療養院10天，總共500元，主要是他的伙食費，相當於他月薪十二分之一。

近年內地孕婦到香港生育，每年達三萬多，不得不提高收費，還是人滿爲患。

現在公家醫院無論你什么病、動什么手術，每天收費60元。從這點講，香港的醫療服務名列世界前茅。

但是也正因爲窮人都進公家醫院，像老爺叔這樣稍微有幾個臭錢的就不太願意進去。

死要面子，不過私人醫院畢竟環境舒服點。

我三次住院開腎結石等，都住聖德勒撒醫院（屬於法國天主教會），每次6-7萬由保險公司付。

更高級的私人醫院動輒幾十萬，一個有錢親戚臨終住院一個月，結帳5百萬。

我的體會：第一，文明社會要提供各種選擇，第二，全體公民都有選擇的自由。

### 上海人在香港（六）

現在去一趟香港實在太容易了，太無所謂了，財大氣粗的北京人，驕奢自大的上海人，看不起香港，看不起香港人，確實底氣十足，雖然他們依然以“到香港去買名牌”作爲自己高人一等的標誌。

但大多數遊客都是只到遊客區購物，或海洋公園照相。

作爲一個香港人，我覺得香港最值得自豪的地方不是尖沙咀名牌店，不是旺角女人街，也不是迪斯尼的人造佈景，更不是時代廣場海港城。

正如上海人夸耀陸家嘴的華麗，世博會的光芒，我對香港的熱愛，主要是大自然的貼近，這在中國各大都市中是絕無僅有的。

香港總面積很小，海面1200平方公里，海岸線800公里，陸地1100平方公里，僅上海六分之一。

陸地上75%是山地，城市面積僅佔15%，因此香港城市面積之小，以及居住面積之擁擠，是上海無法想象的。

但是，上海沒有藍色的海灣，沒有綠色的山嶺，沒有成片的樹木，沒有世界著名的濕地。

七十年代初香港立法局（議會）通過了“郊野公園保護條例”，設立郊野公園管理委員會，根據這個法案，把陸地面積的40%劃爲24個郊野公園，另有58個特殊動物或植物保護地，郊野公園內除了遊人行走的簡易道路，和沿途的休息設施外，沒有任何建築。道路每500米有個電話（當時沒有手機），急救隊可以根據編號及時趕到。除此之外，完全沒有人造的東西。現在每年有遊客1200萬，除了本地人，還有歐洲、日本人，可惜沒有內地人（也許內地旅遊業還沒發展到這層次）。

海面上還有3個海岸公園，佔2160公頃海面。

還有值得一提的是米浦保護區，是世界著名的拉姆薩爾濕地，是很多西伯利亞候鳥的中轉站。

至今這個郊野公園保持原始狀態，沒有任何所謂“開發”，不生產一分錢GDP，因爲完全免費。直到五十年代，裏面還有華南虎，但畢竟面積太小，老虎是滅絕了，野豬、蟒蛇、松鼠還有，更有好幾個部落的猴群，完全是野生的。

香港有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峰21座，其中700米以上三座，最高的山峰海拔958米。

今天，全中國城市都面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而束手無策，我從內心佩服，當年香港的管治者，在香港經濟剛剛開始起步的時候，就作出這樣高瞻遠矚的決定，實在令人驚嘆。

## 赫爾曼律師事務所

HERMAN LEGAL GROUP



### 所有民事事務

車禍 \* 及意外傷害 \*

商業 \* , 刑事 \* 和離婚 \*

(216) 696-6170

815 Superior Ave, Suite 1225

Cleveland, Ohio 44114

### 免費電話諮詢

“被評鑑為超級優秀律師”全國移民改革主張者

“Immigrant, Inc.”共同作者

Offices in Cleveland, Cincinnati, Columbus, Detroit, Pittsburgh, Raleigh

\* 有此記號只限服務於俄亥俄州

AV RATING\*

por el directorio legal de Martindale-Hubbell

Listed as “Super Lawyer”

Co-Author, “Immigrant, Inc.”

National Advocate for Immigration Reform

“保護您的家人”

